

天

史

天史卷之四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講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陰謀 二十五案

趙孤兒報屠岸賈寃

晉靈公時，趙盾專國政，靈公死，盾不能討賊，董狐曰：趙盾弑其君，及盾卒，子朔嗣。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乃治靈公之賊，以連趙盾，曰：盾雖不知。

猶爲賊首。以臣執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朔。韓厥解之。不聽。賈乃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朔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匿於公宮。生男。屠岸賈聞之。大索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兒果無聲。已脫。趙朔有客程嬰。公孫杵臼者。謀匿之。杵臼遂取他人兒。負之山中。使程嬰假告趙氏孤兒處。因攻杵臼。殺假孤兒。而杵臼亦自刎。以明趙孤之真。而不知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處。與之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惡欲

立趙後韓厥以其實告景公乃與厥召羣臣謀立趙孤兒匿之宮中命名曰武復與田邑如故趙武程嬰遂攻殺屠岸賈家滅其族而程嬰然後自刎以事成報公孫杵臼

論曰嘗按趙衰相晉重耳有功而盾相靈公有大臣體恩及桑間餓人則盾亦仁厚長者也仁人豈無後乎當孤兒置絝無聲天已相之矣即不借嬰白亦不死孤兒故不死也後十五年滅賈而趙以大昌然則生死典廢果由人乎哉

費無極譖殺卻宛

左傳楚昭公元年楚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馮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譖無極譖卻宛謂子常曰宛欲邀令尹飲子常諾之又謂宛曰令尹欲飲於子宛曰我賤不可以辱令尹今惠然肯來吾無醑之奈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醑之宛設饗惟甲兵門左以俟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宛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不可以往令

尹使視寃家。果有甲在。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
御氏。葬其家。寃聞之。自殺。盡滅其族黨。數月。楚人憐
之。國中祭祀。進胙者皆謗令尹。令尹病之。沈尹戌言
於子常曰。左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焉。戌也
惑之。仁人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吾子殺人以興謗。
不亦異乎。且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害太子建。殺伍奢。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
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氏。與鄢將師。盡滅其族。國人悅。謗言乃止。

論曰。人情不畏江河而畏井。不畏刀劍而畏鴆毒者。豈非以明害易防。而機險難測哉。故弩伏而中人。餌其以殺身。巧言之下。甚於子餌矣。卻尹以拙直嬰禍。無極以巧僞終亡。雖天道有必伸哉。龜兔之嗟。吾誦萋斐三章爲之嘆息。

趙高李斯殺扶蘇蒙恬

秦始皇三十七年，巡狩天下，歷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主符璽事趙高，少子胡亥，皆從。太子扶蘇以數諫失愛，使監蒙恬兵上郡。其年七月，至沙丘，始皇病甚，使趙高爲書賜太子扶蘇曰：「奔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書與符璽未發，李斯與趙高謀，不利立太子，乃秘不發喪，置韁涼車中，上食如故。」矯詔賜扶蘇、蒙恬死，而立少子胡亥。遣胡亥客至上都，賜扶蘇、蒙恬死，封劍，發書。太子欲自殺，蒙恬止扶

蘇曰、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太子監之、此重任也、今使
者來、即自殺、安知非詐、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請乎、
即自殺、蒙恬欲白其罪、使不爲通、喟然曰、恬罪固當、
死矣、起臨洮而屬之遼東、墜山堙谷、能無絕地脈哉、
亦吞藥自殺、趙高李斯大喜、即日發喪、立二世爲帝、
秦亂、三川失守、高妬李斯、讒於二世曰、丞相與敵相
往來、斯亦與高相短、然賊不及高、每爲所中、二年七
月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顧其子曰、吾與若欲
復牽黃犬、出上蔡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斯死。高爲丞相。卒弑二世。子嬰立。殺高。夷其三族。

論曰。李斯嘗爲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嚙人。秦之社遂以空。及東門黃犬。仍思顧兔。馳心猶未死也。矯詔殺人而終致族滅。不亦宜乎。高則刑餘匹夫。死不足責。若夫恬亦有罪焉。爲秦名將。而阿主興功。殺人多矣。此太史公所以罪之也。或曰。扶蘇何罪。夫扶蘇不死。則二世不被弑。秦能亡乎。微矣哉。

袁盎黽錯相殺

黽錯者、潁川人也。好申商刑名之學。爲人峭直、深刻。漢文帝時、爲太學掌故。以其辨號爲智囊。好更定法令。七國時、請削諸侯郡土。諸侯怨之。吳楚同七國反。時楚人袁盎、狡獪多智。爲上所重。兩人居常相傾。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吳楚反聞、錯以盎故、爲吳相。多受吳王金。宜知其謀。欲索之。未發。袁盎恐。夜至上前對狀。請間言七國所以反。以錯削地故。今急斬錯。可解天下兵。上信之。即日令錯衣朝衣。斬東市。是

錯。成。吳。楚。終。不。解。後。七。國。滅。袁。盎。家。居。盜。殺。盜。安。陵。
郭。門。外。

論曰。甚矣。兩人。皆。傾。險。哉。錯。號。爲。智。囊。而。不。庇。其。身。
豈。謀。出。盎。下。盎。乘。其。間。耳。當。錯。誅。而。盎。得。計。矣。卒。不。
免。郭。門。之。禍。謀。所。不。及。有。報。之。者。矣。然。則。謀。固。不。可。
恃。也。

陳平陰謀

陳平從漢高祖定天下，爲漢元勳。凡六出奇計，陰秘多不傳。封曲逆侯。高祖歿，幸於呂后。后欲王諸呂，問平。平曰：「可。」及諸呂亂，平用計卒定漢室。孝文帝二年，平病篤，曰：「我多陰謀，是道家所忌。吾後當絕亦已矣。」恐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計禍人也。陳平卒，其後曾孫坐畧人妻，弃市。國除。

論曰：張良、陳平皆漢元臣也。從龍開闢，權謀固可盡黜乎？然良之術多正，平之術多譎。故平有陰禍以貽

後。良。以。寡。欲。而。昌。終。謀。之。所。及。能。筭。人。不。能。筭。天。耳。

長孫無忌。寃殺吳王。

長孫無忌，唐太宗長孫皇后兄也。佐太宗定天下，有大功。貞觀終，位至太尉，封趙公。遺詔輔政。高宗永徽三年，散騎常侍房遺愛謀反，上令無忌鞠之。無忌素惡吳王恪，爲物情所向，因事誣其同謀，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誅不久。遂縊死。高宗顯慶三年，武后專政，令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安置黔州。逼令自縊。

論曰：無忌以內戚佐太宗，有天下，稱元勳焉。死於陰

人之手。不亦枉乎。至其誣慘一事。足以感動天地。而後知古來英雄之歿。別有陰報。不必爲之扼腕也。故曰大輿多塵。君子有以慎其終矣。

周冶殺元咺公子瑕

晉文公以不禮於衛，伐衛，成公奔楚。城濮之敗，成公復奔陳，晉人踐土之會，使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以是成公自楚復歸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出迎，爲前驅者所殺。公哭叔武，而殺前驅者公子黻。元咺出奔晉，訟於王所。晉侯執成公歸京師，囚於渫室。元咺歸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酖衛侯，甯俞貸醫薄其酖，得不死，納玉十穀，乃釋之歸衛。恐元咺拒之，賂周冶，厖曰：「苟能納我，使爾爲卿。」周冶遂殺

元咺及公子瑕。弟子儀成公。返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卿服將命。周歆先入。至廟門暴疾而歿。治厯懼辭。卿論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殺人而資其功名。不入廟而歿。是人之所指歟。是天之所殛歟。

驪姬殺晉公子

左傳晉獻公娶賈姬無子，蒸於齊姜，生泰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等，使聞太子於外，乃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奚齊、卓子居於內，丙寅，周二十有一年，冬，晉欲廢太子，使伐東山，公衣之以偏衣，珮之金玦，曰：「盡敵而反。」狐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珮，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珮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龍服。遠其躬也。珮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違之。時以闕之。麗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然可盡乎。太子伐東山歸。二十二年春。驪姬謀害太子。使祭齊姜。歸胙於公。姬置毒而獻之。令公試焉。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彼此各以出。人誰納我。繼於新城而死。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三年。獻公卒。

子奚齊立。晉大夫里克欲納文公，乃殺奚齊於次。荀息立公子卓而輔之。里克復弑卓，及荀息，秦人納公子夷吾爲晉侯。及夷吾死，子圉立，復殺之。釀晉亂者十五年，而後重耳入稱霸焉。

論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嫡庶者人治之大者也。晉獻蒸姬生申，固知其有報也。其後驪戎入宮，長舌鳩毒，國之亂者十有五年，而奚齊、卓子卒以償新城之縊。天道其有應哉。

伍子胥刺客亂吳

伍子胥名員，楚人也。父伍奢爲楚太傅，輔太子建。平王淫太子妻，遂殺奢。子胥奔吳，求爲父報仇。知吳公子光有篡志，進專諸於光，共謀刺殺吳王僚而立光。爲吳王闔廬。子胥乃爲吳行人，而與謀伐楚。吳九年，子胥與唐蔡共破楚，入郢，鞭平王屍，闔廬歎，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子胥諫，不用，賜以屬鏹之劍，乃自刎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

論曰：子胥爲平王臣，雖報父仇，而鞭君屍，固宜以殺

身歟。非也。平王淫荒。是桀紂也。子胥何臣焉。鞭尸宜。若無罪然。惟與公子光刺王僚。則陰賊極矣。是吳之。刺客。非忠臣也。鑄饑。天正爲僚報怨耳。乃千古之下。猶以爲忠。蓋未察夫進身之始也。

盧杞巧害忠良

盧杞，唐中丞，盧奕子也。杞貌醜，色如藍，陰謀奸狠，多口辯，上悅之。郭子儀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往謁，子儀悉屏去，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德宗建中二年，以揚炎、盧杞同平章事，杞欲傾炎，言炎立家廟臨曲江，以占王氣，有異志，詔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繼殺之。惡太子太師顏真卿爲當代名臣，不肯附已，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首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

相公忍不相容耶。杞矍然起拜而恨愈切。骨建中四年，李希烈反，陷汝州。性多殺戮，杞謂上曰：希烈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顏真卿三朝夙舊，忠直剛決，真其人矣。上遂遣真卿後爲李希烈所殺。初，杞旣殺楊炎，上以張鑑同平章事，朱滔之叛，上因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杞忌鑑忠直，爲上所重，乃對上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然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因顧鑑曰：陛下自有神算，上乃使鑑出。

爲鳳翔節度使。鑑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後爲朱
泚之黨所害。興元元年。諸鎮暴揚杞之罪惡。貶杞爲
澧州別駕。憂憤而卒。妻子皆徙遠州。天下快之。

論曰。德宗嘗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虛杞
清忠彊介。人言其奸。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而陛
下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之亂乎。孔子曰。遠佞人。倘佞人而不遠。必有與之俱
化者。不然。何足以爲佞。

李林甫剖棺

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初上欲相林甫，問於張九齡。九齡以爲不可，林甫乃日夜短九齡於上，遂罷政事，貶荊州刺史而卒。林甫城府深密，不露詞色，好以甘言啗人，而陰傷之。位勢稍逼者，始則親結，終以計陷。雖老姦巨猾，莫逃其手。世謂之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於勤政樓目送之。林甫恐帝擢用，乃召絢子弟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懼請之，乃

以爲華州刺史。出之於外。上嘗欲用嚴挺之。時挺之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使之稱疾求還。遂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惜之。又使李適之言於上曰。華山有金礦。可鑿以富國。及帝問之。林甫言。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帝由是疎適之。其巧於賣人類如此。恐人不附。已屢起大獄。以吉溫羅希奭爲殿中侍御史。使典獄事。鍛鍊深刻。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忌侍郎楊慎矜爲上所厚。使人以飛語告其私造讖書。

謀叛乃代作讖書匿其家出之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天寶六年帝以天下歲貢賜林甫百官候門台省爲空林甫子岫嘗以滿盈爲懼指園中役夫謂父曰大人久處鈞軸仇滿天下他日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亦以結怨害人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淨街前驅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移床雖妻子莫知其處天寶十二年林甫死尚未葬削爵剖棺抉舍橐金紫妻子皆流嶺南黔中死於道林甫入相凡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唐室遂衰

論曰、重載敗車、因朽其軸、愛此腐鼠、養狼高虎、北陸
重陰、陽氣晝伏、貝錦鑠金、青蠅汙玉、蜜舌啗人、入其
劍腹、亦云巧矣、移床夜宿、君子悲之、勞心實苦、剖棺
夷宗、高明不覆。

劉湛譖殺檀道濟

將軍檀道濟，朱名將也。百戰克敵，威名甚重。仕至江州刺史，與侍中劉湛有隙。元嘉十二年，宋主有疾，湛說司徒義康，以爲道濟立功前朝，恐宮車宴駕，不可復制，遂假詔收之。濟憤怒，目光如炬，曰：「隳汝萬里長城，及其子植等十一人，皆遇害。」魏人聞之，飲酒相賀，曰：「道濟歟！吳兒不足憚矣。」後湛趨附義康，宋主浸不能平，收湛誅之。

論曰：讒言甚可畏也。人不勝讒也。天道甚可畏也。讒。

不勝天也。人而有讒，讒可畏也。人而有天，天可畏也。
道濟於讒，劉湛死，天天可畏也。讒不可畏也。

魚保家告密自獎

唐武后以徐敬業之反常恐大臣謀已乃盛開告密有魚保家者上書請鑄銅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格上各有竅入不可出太后善之以告密而歾者數千家未幾保家有怨主告其與敬業作兵器遂伏誅

論曰巧哉魚保銅匱密告未幾自獎出之無竅實償苦思謂之天道

李義府殺人滅口

唐高宗永徽六年，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柔，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笑中有刀。時人以其柔能害物，呼爲李猫。洛州婦人淳于氏有絕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乾封元年，與妻子流嵩州。道次朝野稱慶。

論曰：狸之不以捕鼠也，翻主人之瓮盎而食之，主人不以爲貪，以其柔也。柔而藏奸，傷及雛卵，則天必掉。

而斃之矣。吾願大人爲虎變不爲狸狌。

丁謂前後雷州

宋真宗天禧二年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
謂險狡多詐自以品出準下恐不爲所容雖同列事
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汗準鬚謂代爲拂之準笑曰
終政國之大臣乃爲宰長拂鬚耶謂慙遂成仇隙真
宗崩遺詔太后輔政謂附太后汗準爲朋黨貶雷州
司戶參軍遣中使齎勅以錦囊貯劍示將誅戮狀欲
使準惶懼自裁準不爲意及受勅並無誅旨謂遂沮
乾興元年丁謂以山陵得罪貶崖州司戶道出雷州

準使人饋一蒸羊。謂求見。準杜門絕之而去。

論曰。小人自知取惡。必以非道求容。君子善絕之可也。萊公失之近許。遂撓其毒。是亦有責焉。雖然。不許亦不免也。非其類也。雷州再過。天道周還。時人誦之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嗚呼。謂亦安知愧乎。

謝祐殺人媚后

唐武后之酷殺太子弘也。立雍王賢爲太子。永隆元年。太子賢又爲武后所廢。以曹王明爲太子黨。安置黔州。其都督謝祐。妄希武后意。矯旨賜歿。高宗深惜之。武后亦以非出己意。坐黔府官屬皆免官。祐後寢於平閭。夜去其首。

論曰。求爲鷹犬而不得。何自苦也。夜臥而亡。顯如其人如其天。

王勃謀殺難友

唐王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詞年未及冠對策高第授朝散郎名滿天下官奴曹達素與勃善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坐左遷交趾令勃渡海往省之船溺而卒年二十九

論曰士固無以才名貴也早歲膺榮天授其驕乘權變節復奪之鑑即滕王風急徒博虛名亦何與於性命之學乎士君子宜有以自完矣

拓跋徽以夢償寃

魏爾朱榮亂洛陽，既爲魏主所誅，其黨爾朱世隆、爾朱兆等，各據兵以叛。魏主以城陽王徽督兵討之。徽多忌，少恩，兵遂大敗。兆率輕騎入宮，宿衛皆散。魏主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呼之，不應。遂爲爾朱兆所執。徽素與洛陽令寇祖仁相善，一門三刺史，皆徽所拔。于是私齎金百斤，馬五十匹，往投之。祖仁謂其子曰：「富貴至矣。」乃詣徽，他往。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既而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五百斤，馬二百匹，在祖仁。」

家卿可取之。兆捕祖仁。如夢徵索。拷掠殆遍。不能得。遂殺祖仁。滅其家。

論曰。徽以同姓之臣。兵敗不能殛綏。又輕遁焉。乘馬不應之時。天固借手殺之矣。祖仁殺人謀利。與身俱殞。負心之報彰彰也。

沈約草詔拔舌

沈約字休文武原人文學高博而貪冒榮利仕齊爲國子祭酒蕭衍勢盛引爲驃騎司馬因乘機勸進自媚於衍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然之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梁主蕭衍遂即位滅齊以約爲僕射後梁主欲以南海郡徙齊巴陵王居之沈約曰不可以虛名而受實禍梁乃殺王以約爲尚書令武帝天監十二年約病夢齊帝以劍斷其舌約懼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

不由已出。梁主大怒。約憂懼而死。謚曰隱。

論曰。休文爲一代文人。自處不薄。名心附勢。甘累清議。他日郊居賦曰。長太息其何言。差愧心之非一。約殆有悔心歟。士君子一念不端。貽羞千古。萬鍾於我何加哉。迨夫赤章奏天。亦已晚矣。

李輔國殺建寧王倓

唐宦者李輔國本飛龍廐小兒粗開書計外恭謹而內狡險肅宗委信之因見張良娣有寵於上遂陰附焉恨建寧王倓數訐其惡遂譖倓謀害廣平王欲爲太子。上怒殺倓勢傾朝野道路側目。乾元元年以張良娣爲后以輔國爲太僕射歷兵部尚書爲司空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上有疾輔國與張后爭權遂矯詔勒兵殺后及越王係帝驚悸而崩。明日扶太子即位。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呼爲尚父而

不名進爵博陸王。上見其驕橫日甚，寢不能平，遂遣人殺之。割其首及一臂而去。

論曰：按唐史，李輔國有妻子，是中年而宦者也。閹宦有權，多借階椒闥，在人君初不過以便利之役畜之，遂至逞不軌而害及妻子，崑崗之火始於片絮。吾於輔國乎何誅。王綱不振，以刺客而代天威，亦不武矣。

薛文傑借巫快怨

五代閩王璘好鬼神。巫者盛韜等皆有寵。國計史薛文傑巧佞奸狠。以聚斂得幸。嘗與樞密使吳勗有讐。將陷之。勗嘗有疾。文傑往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患頭痛耳。將愈矣。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可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乃賂盛韜。使言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誅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屬。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

問之。勗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勗自誣服。妻子皆被誅。明年，吳攻閩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薛文傑盜國弄權，枉害無辜，不得文傑，誓不討賊。國人中外震恐，璘不得已，以檻車送文傑於軍中。士卒鬻食之，并誅盛韜。文傑有巧思，自以古制檻車，疎濶苦心，獨創形如木櫃，以鐵銼內刺，動輒觸傷。及檻車初成，而首入焉。問者快之。論曰：借鬼報仇，諍固巧矣。舉國加誅，鬼實爲之。鐵銼內刺，償爾苦思，亦已焉哉。

王惟忠冤狀訴天

宋理宗寶祐三年，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晦儼薄無行，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心輕之，常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銜之，誣其通北國謀叛，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受晦屬煨成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狀訴於天，三日而大方暴卒。晦亦尋歿。

論曰：劍有餘冤，尚能燭斗，况精氣有不散者乎。倘人謀而鬼無力，則天地幽晦，其爲長夜久矣。雖然，其輕

致禍。惟忠亦有罪焉。此周顛所以殺身。郭汾陽不敢
笑盧杞也。

韓侂胄殺趙汝愚

侂胄，宋寧宗韓后之季父也，傾巧善佞。宋光宗紹熙中，爲知閤門事。寧宗即位，與宰相趙汝愚有定策功，加汝州防禦使，不滿望，怨汝愚沮已。然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遠斥之。汝愚不爲意，熹奏其奸。侂胄大怒，使優人峨冠濶袖，象大饌，戲於上前。上逐去熹，侂胄益用事，怨汝愚益深。削其黨爲台諫。慶元元年，謫汝愚，永州密殺之。復立爲學之禁，網括汝愚、朱熹門下名士，罷謫者五十有

九人慶元四年進位太師封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
排斥忠讜羣小滿朝勢焰薰灼時金國內亂兵勢不
振侂胄欲立功威衆乃定議伐金命吳曦練兵西蜀
以圖恢復曦反以蜀降金自稱王淮西郡縣乘風敗
沒漢淮之民歿於兵戈者不可計開禧三年史彌遠
誅侂胄於玉津園函其首以畀金妻子流沙門島歿
論曰侂胄以內批用臺諫殺趙汝愚史彌遠入對請
誅侂胄亦與楊皇后假出內批遂有玉津之誅天道
好還車轍必復可不畏哉

賈似道循州見字

宋理宗端平元年、賈貴妃之弟似道、少落魄游博、不事操行、帝以后戚、擢籍田令、恃寵不檢、縱游聲姬、帝嘗戒之、開慶元年、元人渡淮、圍鄂州、帝以似道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怨左丞相吳潛、貶之循州、毒歿、天下冤之、時元攻破宋軍、似道乞降、詐以捷報、帝受賀、以似道平章軍國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大小朝政、決於湖中、宰執充位而已、度宗即位、減淳元葬、加大師魏國公、稱疾求去、帝至滄泣留之、

不從。時元兵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半闕堂。樓閣亭榭。備極精巧。取宮女葉氏及娼尼美色者。日肆淫狎。以鬪蟋蟀爲樂。又酷嗜寶玩。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時樊圍已三年矣。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度宗崩。子熈立。生方四歲。太后臨朝聽政。元軍渡江。命似道率兵禦之。敗奔揚州。江淮諸州皆陷。三學生及台諫上疏請誅似道。詔貶循州。遣使監押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仇。請行。途次古寺中。壁上見吳潛南謫循州所題字。虎臣呼

曰。賈似道。吳丞相。何以至此。慙不能對。行至木棉庵。爲虎臣所推殺。投其妻子於江。

論曰。宋自南遷而後。代有奸相焉。至似道而國祚遂終。一歎何足以盡似道哉。獨其佞窮貫滿。遠謫而遭虎臣之推。行旅而覩吳潛之字。狹路相逢。天之呼人也。諄諄矣。何不醒乎。

小兒天下

五代廣世宗時、宋太祖匡胤爲周都點檢、世宗崩、少子宗訓立、時生七歲、與太后臨朝、加匡胤太尉、兵至陳橋、爲士卒所立、遂以得天下、及南宋之末、度宗崩、賈似道立于焜爲帝、焜方四歲、爲元人追襲、共入於海、焜歿、立其弟衛王昺、八歲、與太后同聽政、遷於崖山、軍士皆立舟中、爲元所攻、帝與太后皆赴海歿、宋遂亡、初、德祐元年、宋與元請平、元伯顏曰、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及

進兵浙江。潮汐三日不至。

論曰。宋之興亡。其年號亦有可異者。如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昺爲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亡於崖山。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天史卷之四終

卷之五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兩先生評選

雲間董其昌思白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負心 十三案

燭影搖紅

宋太祖趙匡胤以陳橋代周遂有天下其弟光義爲
殿前都虞候光美爲嘉州防禦使帝天性友愛光義
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自灸每對近臣言

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建隆三年。太后疾革。遺命太祖。懲柴氏立幼之弊。謂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帝事太后至孝。遂與趙普受命。燕之金匱曰。謹受教。開寶六年。封光義爲晉王。位宰相上。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帝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開寶九年。帝不豫。晉王獨侍疾。至夜。宮中虛無人。左右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帝引柱。鉄。發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遂崩。官闈之秘。人莫能測。中

外疑之。光義即位，是爲太宗。封弟光美爲齊王。太祖元子德昭封武功郡王，次子德芳爲興元尹。興國四年，帝旣平太原，因伐幽州。德昭從行，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之，不懌。及敗還，遂不行。太原之賞，德昭言之，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憤，而自劍。德芳相繼病歿。齊王廷美不自安，有告其欲爲亂者，遂貶涪陵縣公。安置房州。使吏伺察之。初，帝以金匱之盟，問於趙普。普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廷美。」遂以憂悸卒於房州。至道三年，

太宗崩以其太子恒即位是爲真宗至神宗熙寧元年方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從式德芳之孫也及欽宗靖康之亂金人粘沒喝入汴虜徽欽劫皇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殺太宗之子孫無遺者唯康王構帥師在外即位於南京是爲高宗紹興二年元懿太子卒高宗未有後謂范宗尹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命宗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上虞縣丞婁寅亮亦上書曰太祖舍子立弟天下之大公崇寧以來僅推近屬遂使昌陵

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菀祖在天。未肯顧歆。此令人所以未悔禍也。帝大感嘆。乃選太祖後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養於宮中。賜名瑗。封普安郡王。紹興二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即位。號孝宗。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南宋寧宗嘉定三年。復立德昭九世孫貴誠爲沂王。後是爲理宗。而太祖子孫卒以天下

終。

論曰。君子之情。求爲可繼也。故聖王作則於中。不使天下後世有過不及之異。父子相傳。不得已而後第

及焉。此中庸之極則也。太祖孝友有餘，遂以太后之亂命而奉其婆心，卒開太宗負心之路。使當時擇大國而封之，如梁孝王故事，何至於滅子而中敗也哉。雖然，此春秋之責也。至於桂斧聲鳴，燭光火逆，不能塞萬古之疑。綱目云：金粘罕貌類太祖，天生腹下有瘕，人傳與太祖殂時之狀相類。其後入汴，悉取太宗子孫北去。殆至高宗絕嗣，天啟其衷，使太祖子孫復延南宋之祚，天報仁人固不爽哉。

遼金兩素

契丹改其國號曰遼。宋仁宗慶曆中，使富弼與契丹平，各致誓書，撤兵通好。至神宗哲宗兩朝，聘往如故。惟歲以金幣遺之，未起邊釁。徽宗崇寧中，寵用宦官童貫等，用兵西羌，注意開邊，以爲遼弱可圖。使貫於邊覘之，時遼主耶律延禧，建元天祚，酣淫荒縱，嗜田獵，不恤國務。遼之別部女真阿骨打者，雄豪英武，自稱都勃極烈，即筆言大官長也。爲遼主市鷹，使者所苦。久有叛志。徽宗政和三年，女真叛遼，取寧江州兵。

不滿萬所至皆捷。改國號曰金。及貫使遼，與燕人李良嗣來，自陳有破遼之策，欲結好金人，夾攻遼國。帝大悅，封秘書丞，賜姓趙，使之浮海入金，約與攻遼。圖燕，仍給歲幣。金克遼五京，延禧出奔。宋命童貫襲燕，敗績。及金人自克燕京，宋復使良嗣入金求地，僅得燕京六州空城，仍輸歲幣四十萬錢，一百萬緡。都統制种師道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不聽。徽宗宣和六年，遼主延禧爲金將婁室所滅，遼遂亡。初，宋遣趙良嗣如

金求平灤等州不許。及金平州留守張毅以州來降。宋遂受之。封毅爲節度使。改平州爲奉寧軍。由是金以納叛來責不得已。殺張毅。函首以畀金。平州復爲金。陷而金遂以此興師矣。宣和七年。金將幹離不在平州。來索叛亡戶口。不與。乃與粘沒喝分道入寇。攻陷朔代州。進圍太原。復得燕山郡縣。帝下詔罪已。招勤王之師。不至。傳位於欽宗。爲靖康元年。金幹離不陷相瀋二州。渡河而南。無一人禦之者。遂圍京城。帝如金營請降。二年四月。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劫欽宗。

二帝。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童貫趙良嗣侯諫。河非遂盡沒於金而爲南宋。

女真者契丹小部也。其族不滿萬人。勇悍善射。初完顏劾里鉢爲遼女真部節度使。有子十一人。長曰烏雅束。次曰阿骨打。阿骨打嚴重多智。兄死。襲位爲遼節度使。初遼主幸混同江觀魚。故事。女真酋長千里內者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起舞。至阿骨打。醉不能。但端坐直視。諭之再三。終不從。以是遼主疑之。阿骨打以遼主醜淺。從獸無厭。遂稱兵。先併近

族根葉始大。自稱都勃極烈。不受節制。遼主每歲遣使者市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徵求無厭。阿骨打苦之。謀叛。遼聚族得二千五百人。傅挺而誓。攻陷寧江等州。所至輒克。遼主耶律延禧出奔。女真改國號大金。阿骨打成。吳乞賣立策馬渡混同江。取遼黃龍府。與宋夾攻。卒以滅遼。徽宗宗和六年。遣趙良嗣如金。求平瀛等州。不與。後平州留守張瑄以州降宋。宋受之。金責其納叛。因以興師。渡河圍汴。虜徽欽及后妃王于等三千人北去。立張邦昌劉豫爲帝。屠滅之。徽不

可憐述。高宗建炎三年，金人陷南京。宋都臨安，求和不許。屢爲所敗。至理宗紹定中，蒙古來約夾攻金。以河南之地來歸。金人爲蒙古所攻，遂弱。

蒙古在女真之北，其人勇於女真，夜中能視，以鮫皮爲甲，矢不能透。敗金兵於海嶺，兀術討之，連年不能克。因割地議和。歲遺以糧畜。蒙古始強。鉄木真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黃統六年，完顏亮弒其主亶。大殺宗室數百人，納其叔母及諸姊妹。宗婦酤淫，無忌。國人殺亮而立雍。及泰和八年，金爲蒙古所攻，求

叔亦不許。西北諸州皆降於元。殺山東兩河少壯男
女數十萬。宋理宗紹定五年。元約宋伐金。許之。蒙古
入燕。陷汴。亦以金祖宗神御及妃嬪王子宗室男女
北去。甚於徽欽之禍。金主守緒走蔡州。千里無人。蒿
萊滿目。曰。生靈盡矣。與其宗室承麟。為元兵所殺。宋
遣將孟珙。分其骨以祭廟。金亡。元亦以滅宋。

論曰。古今中國治亂之勢。未有不起於夷狄者。聖人
知夷狄之不可治也。常使其勢有所分。我得從中而
制其勝。以彼之有事。為我之無事。計斯得矣。徽宗背

契丹之夙盟。結女真之生虜。意在以夷狄攻夷狄。自謂得計。而不知驅狼逐虎。小得而大失。非利也。借強而攻。取非勇也。老种盜入鄰家之輸。其得將體乎。大抵一時庸君好事。趨於目前之小利。而奸臣闇害。又欲借邊事以邀功。因循而至於亡。雖然。有天道焉。我。以。之。加。遼。金。亦。以。之。加。我。金。既。滅。宋。爲。遼。報。仇。矣。無。何。逆。亮。煽。淫。狂。胡。焰。息。天。生。蒙。古。復。以。金。之。攻。遼。宋。者。又。借。宋。而。攻。金。強。中。有。強。報。中。有。報。何。前。後。之。一。轍。也。總。之。宋。爲。金。愚。而。絕。於。南。復。爲。元。愚。而。亡。於。北。

國天之不祚宋。何受病而不悔也。蓋百六遘凶。聖人未出。天將有所待也。初以金衍南宋之基。爲太祖報其後人。旣而命盡數終。復以元大其驅掃。積陰氣而孕陽治。迨夫夜氣一開。乃折而入於我。

明之一統。譬如空堂巨室。久無人居。蛇豕亦得僭其榻。一旦而主人復出。則異物藏而故物歸之矣。陰翳幾百年。乃降滁陽之王氣。天地亦云勞矣。余讀史至此。而知天道固洪遠也。

吳起殺妻求將。

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母死不奔喪曾子絕之好用
兵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使起爲將起妻齊女也魯
疑之起急於見功殺其妻以自明魯遂以爲將去魯
適衛事魏文侯屢戰有功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病疽
者起吮之多得士死力去魏適楚爲楚大臣所殺

論曰吳起名將也在德不在險之一言似亦聞道者
與急功名而殺其妻何殘賊乎記曰妻也者親之主
也彼母喪且不奔又有倫紀哉學術而無本功名

之所以殺身也。

韓信賣友成功

韓信爲漢高帝大將軍。定魏破代。擊趙。下井陘。誅成安君。擒趙王歇。威震天下。欲北攻燕。東伐齊。用李左車先聲後實之謀。徇趙脅燕。燕服。將說齊。高帝先遣酈食其說齊。七十餘城俱下。齊王田廣信酈生語。撤備漢兵。日與縱酒。韓信忌功。不自己出。恐分其名。渡河。暗襲齊。盡殺歷下軍。直至臨菑。齊王恨酈生賣己。烹之。而走高密。當是時。酈生實不知也。信追廣至高密。斬楚將龍且。遂平齊。自爲假王。以要漢。漢強許之。

漢滅楚後。徙信爲楚王。時項羽舊將鍾離昧。素與信善。羽滅。窮。敗。歸。信。信。逼。昧。自。刎。獻。首。於。漢。高。帝。恐。信。反。僞。遊。雲。夢。擒。信。誣。與。陳。稀。謀。反。爲。呂。后。斬。之。長。安。鐘。室。遂。夷。三。族。

論曰。禍莫大於忌。惡莫大於負心。信成不世之功。亦人傑矣。使鄴生功成。當奏漢封之。不亦恢乎。大哉。竇而烹之。以成厥名。豈有後祿乎。即漢搆鍾離。信能以死乞贖。高祖雄主也。封齒赦通。已見一斑。或可因信而赦昧。必不使功臣與其故人俱死。計不出此。殺昧。

求。容。欲。以。釋。猜。主。之。心。難。矣。他。日。臨。刑。猶。借。兔。豕。狗。
烹。以。自。解。不。曰。天。爲。兩。人。報。仇。乎。

孟嘗君背齊自立

齊公子孟嘗君田文封於薛。周赧王十七年，帥韓魏伐秦，敗其軍，絕河渭。秦割河東三城以和。田文爲薛代所欺，欲連秦以固薛，故不攻秦。湣王時，孟嘗君去齊如魏，合秦趙與燕伐齊。湣王走莒而死。襄王立，孟嘗君居薛自立爲諸侯，無所屬。歿之日，諸子爭立齊，遂滅薛。

論曰：余讀四公子傳，信陵君稱最，平原君稍鈍，而皆爲國。惟孟嘗君養士，始終自爲耳。然信陵平原皆得。

與趙魏俱終。孟嘗絕嗣無後也。有天道焉。

李密負翟讓

隋李密，少多才畧，志氣雄遠。爲煬帝左親衛，嘗乘牛讀漢書。楊素見而異之。大業元年，乘隋亂，助楊玄感起兵。玄感兵敗，亡命依翟讓，多授方略。讓推主其軍。號魏公，衆數十萬。後忌讓奪己權，詐以酒邀讓角射。待讓引滿未發，使徒兒自後殺之，遂併其衆。唐武德元年，爲王世充所破，密降唐，封爲邢國公。殊不滿望，謀叛出關，爲唐將所誅。

論曰：李密有有爲之志，而無其才，當其担書牛角之

下。去。人。遠。矣。白。沙。米。散。漢。書。其。未。熟。乎。既。而。觀。其。負。
翟。讓。則。一。賊。耳。賊。安。能。成。大。業。哉。

邴元貞負李密

元貞本縣吏。坐贓亡命。因隋亂。從翟讓爲寇。讓以貞書記。及李密說讓自開幕府。稱魏公。遂用爲長史。貞爲人貪鄙狡薄。宇文溫嘗勸密殺之。未果。及王世充大敗李密於邙山。元貞遂譖引世充於洛口。密不得已降唐。後謀出關爲唐所殺。唐高祖武德三年。王世充以元貞爲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才幹守濮州。恨元貞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貞自往招慰才幹。迎入執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帥。不建毫髮之

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齋。其。首。至。黎。陽。以。祭。密。墓。遂。以。濮。州。降。唐。

論曰。密負翟讓。而殺之以併其軍。元貞亦負密而傾其業。宜有天道焉。貞能爲讓報仇。杜亦能爲密雪耻。負人者天固負之。人亦無忘其本矣。

陸超之門生負義

南北朝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大將軍封宣城公忌鄱陽王綽等逼已皆殺之時晉安王子懋聞諸王死不自安防閤陸超之勸懋起兵誅鸞力不克爲鸞所殺或勸超之逃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令田橫客笑人遂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之可得厚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鸞令厚葬超之門生亦助舉棺指陸壓其首折頸而死

論曰。超之仗義佐師。臨厄投命。其道力皆有大過人者。以尹公之端而受逢蒙之禍。超之或未知取友哉。何其得報之慘也。扶棺折頸。其亦心喪也乎。

王銍負楊慎矜

唐玄宗朝御史中丞王銍與戶部侍郎楊慎矜外兄弟也。銍以慎矜所引得遷中丞，與之同列。慎矜猶子姓畜之。時銍與李林甫相結，滋不平，共謀陷之，數於帝前佯爲稱許，以相挑刺。帝惑之，銍乃與李林甫作飛牒言慎矜本隋後家藏讖書，欲復隋室。帝大怒，遣官收矜，拷訊不服。銍命侍御史盧鉉索讖書於慎矜臥內，曰：「逆賊置之密室，今得矣。」慎矜不能辨。與兄弟共謀餘真名者，繼以手指天而死。後二年，銍兄弟以謀

反被族。

論曰。詩云。取彼講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言讒言之罔極也。銛。蝮螫毒人以負心爲快心矣。他日誅夷東市。銛鉉亦蕩爲輕烟。然則勢位械謀。終可恃乎。

盧鉉三負同寅。

唐盧鉉者，玄宗朝初，以御史事外戚韋堅，爲判官，相得甚深，堅寵衰，被劾，爲李林甫所謫。鉉發其私，以結林甫，遂殺堅。又善太府少卿張瑄，及按楊慎矜獄，鉉誣瑄殺之。時王鉞方用事，專事鉉，至鉞得罪，鉉妄劾曰：「鉞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惡其反覆，貶盧江長史。他日見瑄如平生，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遂暴斃。」

論曰：推非下石，小人之常。如虎爭食，得肉者強，泥彼

鉉哉

崔湜反戈媚佞

唐神龍元年、張柬之、敬暉等既平武后之亂、中宗復位、又以武三思爲司空、柬之等內不自安、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帝親任三思、乃悉以柬之、暉等所謀告三思、爲之謀主、三思遂引爲中書舍人、共謀殺柬之、敬暉等五人於遠州、三思死、仍附韋后、景龍四年、韋后弑帝、以湜同平章事、及韋后誅睿宗即位、湜得幸於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爲相、上不從、至第、以請、乃以湜與陸象先同平章事、爲中書令、初

澁坐與譙王重暉通書謀反當歿爲同列劉幽求營
護得免旣而澁附太平公主構陷幽求流於封州復
命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姦詭陰秘反覆叵測開
元元年澁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

論曰取免絲而扶松栢君子有以知其道之衰然松
栢歿而免絲終不長得失之間果可衡人品乎哉吾
寧爲松栢矣

宋之問有才無行。

宋之問汾州人。偉儀觀，雄於才辨。詩律與沈佺期齊名。時人號爲沈宋。唐武則天中，累轉尚方監丞。時張易之兄弟，恣昵寵甚。之問傾心諂附，至爲奉溺器。及敗，之問貶瀧州叅軍。後逃歸洛陽，匿友人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以安王室。之問得其實，陰使人上變，以丐贖罪。由是殺仲之。擢之問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弟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薨，處復往詣。

結。太平。漢。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未果。睿宗立。以其。矜。狷。盈。惡。流。之。欽。州。遂。賜。歿。

論曰。花之太華者其毒必蠶。味之太厚者其害必腊。質薄者易敗。韻柔者難飛。文章盛而道德衰。枝葉繁而本根披。理有固然。情亦隨之。故黃鸝。鸚鵡。可以供。如簧之聽。不足當朝陽之一鳴。君子所以貴知人也。人可不爲有才地哉。

姚萇負秦

秦苻堅永興元年遣兵擊斬姚襄其弟萇以衆降秦
仕至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秦丞相王猛屢以爲
患欲剪除之堅不聽寵任愈篤晉太元八年秦大舉
寇晉謝玄破秦兵淝水堅敗走還長安萇與燕慕容
垂俱叛起兵北地自稱後秦堅敗奔五將山爲萇繼
殺後復掘堅尸鞭撻剝裸薦以棘坎而埋之苻氏遂
亡萇歿子興玄得魏鉄佛氏赫連勃勃亦悅而寵之
秦遇輸於勳舊興弟邕以爲勃勃貪猾不可近也興

不聽命爲將軍與沒奕于鎮高平後復配以雜虜二萬鎮朔方勃勃遂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夏亦以滅後秦

論曰虎狼固不可以恩遇也當堅委命龍驤倒阿授讖固不意其爲鞭屍棘坎之人也然堅欲以危晉甚反以亡秦勃勃又伏於側而伺之焉螳螂相捕未有已時饑鷹餓虎肉飽奔颺畜之者非也吾於犬羊乎何誅

天史卷之五終